

子弟书作者“鹤侣氏”生平、家世考略

康保成

十八世纪后半和十九世纪流行于北京、天津、沈阳等地的曲艺形式子弟书，正愈来愈受到重视。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子弟书丛钞》之后，最近，又有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经过整理的《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》，为我们认识、研究这种特殊的曲艺形式提供了资料。

但是，对子弟书的某些基本问题，例如作者问题，人们至今了解甚少。四十多年前傅惜华先生说过：“在清代的封建制度社会里，这种‘子弟书’的曲艺，当然认为是‘不登大雅’、‘卑不足道’的一种玩艺儿，所以它的作者的姓名与事迹，久已湮没不传。到了今天使人无从考查了。我们现在要从事整理研究这部分曲艺的遗产，那唯有根据每本‘子弟书’卷首的诗篇，或是在卷末结尾句子的中间，偶然可以发见一些作者的别号，或者是书斋的名字。”^①几十年过去了，傅先生说的这种情况，依然没有改变。

最近，笔者从清代史料中发现了“鹤侣氏”的生平材料，现将这些材料和笔者的考查结果公之于众，以供同好参考和指教。

一

“鹤侣氏”是子弟书的重要作家之一。目前所知，他的子弟书作品有如下十八种：

1. 《党太尉》（全一回）一卷首诗篇：“忆古人有许多赏雪吟诗的趣，鹤侣氏今写段党太尉围炉，酸的肉麻。”
2. 《疯僧治病》（全二回）一头回：“鹤侣氏一段愁肠只自写，也当是浔阳江畔商妇琵琶。”
3. 《侍卫论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非是我口齿无德、言词唆险，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来人。”
4. 《老侍卫叹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闲笔墨偶从意外得余味，鹤侣氏为破寂寥写谑词。”
5. 《少侍卫叹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话虽然设沸鼎当前，此言难易，鹤侣氏故削竹简，敢望清聆。”
6. 《女侍卫叹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消午闷鹤侣氏慢运支离笔，写一段闺户小照为唤醒痴迷。”
7. 《逛护国寺》（全二回）一二回：“这是鹤侣氏新编的两回《时道人逛护国寺》。”
8. 《柳敬亭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鹤侣氏为醒痴迷于噩梦，趁余闲故将笔墨写英雄。”
9. 《杂锦书目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不过是解散穷愁聊自慰，鹤侣氏虽极无能不擅此长。”
10. 《孟子见梁惠王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鹤侣氏柴温（湿）灶冷粟瓶空，……写一段亚圣当年游艺的景。”
11. 《齐人有一妻一妾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这如今齐人的世业传天下，鹤侣氏借他的行乐儿解闷磕牙。”
12. 《黔之驴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这本是子厚的寓言，也是当时的世态，鹤侣氏把调儿翻新且陶情。”
13. 《赶靴》（全一回）一卷末：“鹤侣氏自惭才疏无妙句，闲消遣有愧书称子弟名。”
14. 《王婆说计》（全一回）一卷首标曰：“鹤侣氏作”。
15. 《寄信》（全二回）一卷首标曰：“头回鹤侣氏作”。

16.《梅花梦》(不详回数)一卷首诗篇：“鹤侣氏闲笔重描梅花梦。”

17.《刘高手探病》(全二回)一卷首诗篇：“鹤侣氏新书一段又编成。”

18.《鹤侣自叹》(全一回)一鹤侣氏作。^②

从作品数量来看，“鹤侣氏”大概仅次于韩小窗而居第二位^③，所以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例如民国二十二年(1933)李家瑞《北平俗曲略》谓：“编造子弟书最多的是韩小窗、鹤侣氏、云崖氏、竹轩、渔村、煦园等人。”^④然而，这位“鹤侣氏”究竟何许人也？

二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夏，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重金从旧家购得稿本《佳梦轩丛著》十三种，其中包括《东华录缀言》六卷、《歌章祝词辑录》二卷、《谥法续考》一卷、《本朝王公封号附异姓公侯伯》一卷、《封谥翻清》一卷、《清语人名译汉》二卷、《侍卫琐言》一卷、《侍卫琐言补》一卷、《煨柸闲谈》一卷、《括谈》二卷、《管见所及》一卷、《管见所及补遗》一卷、《寄楮备谈》一卷等共二十一卷。其史料价值，被认为超过了昭槿的《啸亭杂录》，故不久就以“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”的名义刊刻问世。^⑤清史研究者对《佳梦轩丛著》是十分熟悉的。就是从这批资料中，笔者发现了“鹤侣氏”的踪迹。

首先，《东华录缀言》卷一、卷四、卷五，均用“鹤侣曰”开头。^⑥其次，《侍卫琐言》自序说：“余充侍卫六年”^⑦，《寄楮备谈》又记：“余于道光八年，革去头品顶戴，至道光十一年，授三等侍卫。”^⑧而子弟书作者“鹤侣氏”也是当过侍卫的，正如前引《侍卫论》卷末所说：“非是我口齿无德、言词峻险，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来人。”另外《老侍卫叹》、《少侍卫叹》、《女侍卫叹》等作品，

看来也均与其自身生活有关。再次，若将“鹤侣氏”的子弟书作品与《佳梦轩丛著》相比较，它们的共同点之多，令人相信必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以下略举数例，其中A为子弟书作品中的词句，B摘自《佳梦轩丛著》。

A 衣服儿不要鲜明，一概褡裢布，越是那下过水的靴子越可人。（《侍卫论》，274页）

B 近年来，我皇上力崇节俭，屡谕兵丁：不可妄穿绸缎，且衣服不取其鲜，洁净而已。故侍卫等得各从其便，布袍布靴，反觉随时。（《侍卫琐言补》，427页）

A 又有那人才蕴藉的风流名士，填词作赋的地道才人。举止儿斯文谈论典雅，每开口必把开辟以前的典故儿寻。画几笔写意儿装门面，记几首唐诗哄乡亲。高谈阔论批经注史，之乎者也矣焉哉，竟诌酸文。（《侍卫论》，274页）

B 侍卫读书甚少，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，即见面起居数语有不能应对。又有假诌歪文，不但反失本来面目，且每每丢丑。如“你们令家兄”，“我的舍令弟”，“你的家大人”，“我的敝令正”等语，不可枚举。（《侍卫琐言》，419页）

A 立金门森森气象熊腰虎背，见上司栗栗悚悚兔遁蛇行。……又搭着小殷勤小扇子小旋风小妇气象，在章京前小心下气从小道儿进铜。（《少侍卫叹》，283页）

B 自头等至蓝翎，见章京等并无相见礼仪，不过尔我相呼随意起座，即年节投刺，亦是宾主往来之礼。近来不肖之辈，遇事往往打扞及站立言事。又有昏夜请谒，白昼骄人，及银物关节等事。风气日薄，人心渐坏。（《侍卫琐言》，418页）

A 不过是解散穷愁聊自慰，鹤侣氏虽极无能不擅此长。

（《杂锦书目》，352页）

B 录《琐言》毕，追忆见闻，补书数条，非自异，聊以驱睡魔、解愁烦，所谓于世无益我有益也。天下第一废物东西书于佳梦轩之只此书舫。（《侍卫琐言补》，440页）

此外，《侍卫琐言》载有《茶房铭》一篇，谓：“品不在高，有爵则名。年不在深，有钱则灵。斯是茶房，唯爷是敬。铺盖堆炕满，草色入帘青。顽笑不分垄，往来无书生。可以下象棋、吃烧饼。说官差以乱耳，收锁钥之劳形。南为章京屋，后有茅厕坑。此二句是正黄旗侍卫茶房实境。茶房曰：班钱无有。”^⑩子弟书《少侍卫叹》，写一个少年侍卫接班后与伙伴们吹牛、拉呱、套近乎，说“官差”、开顽笑，有“文顽笑、武顽笑、楞顽笑、真顽笑”，最后到“茶房”去“热艳熬茶倒一盅。”二者极为相似。

又，《侍卫琐言补》：“侍卫处人员，各项俱有故，贤与愚亦半焉。其黠者，设计谋财，使人甘心入网，虽死不怨，且不伤己之清名，术亦奇矣。其愚者，百无一能，心无一孔，言谈行事，虽贩夫不若，诚可怜也。其市井者、村俗者、中无所养者、目不识丁者、强而横者、傲而奢者，指不胜数。其小聪明而轻薄者，又各拟以别号，背地呼之。千奇万巧，穷尽心思，必尽肖其人而后已。其风之不纯有如此。”^⑪而鹤侣氏的几篇以“侍卫”为题材的作品，无非是上述记载的具体化、形象化而已。

还有，《佳梦轩丛著》和鹤侣氏的子弟书，都对作者本人特殊的出身、经历和命运进行了一番倾诉（请参看本文第六节），这方面的相同决非偶然。

据此，可以推断，子弟书作者“鹤侣氏”与《佳梦轩丛著》的作者“鹤侣”必为同一人。

《佳梦轩丛著》的作者，早已被考出是奕赓。其主要证据是：《东华录缀言》卷三云：“圣祖仁皇帝御书‘清慎勤’三大字，赓藏有石榻一幅……”，文中“赓”乃自称。又同书卷五：“余先父

绵讳言果（‘言果’乃“课”字的分写，以避其父讳，笔者注），承嗣袭庄亲王爵。”又前文已引《寄楮备谈》言其道光八年被革头品顶戴事。《清史稿列传》六《承泽裕亲王硕塞传》：“绵课，道光六年薨，谥曰襄。子奕賚嗣。八年，以宝华峪地宫入水，追论绵课罪，降奕賚郡王，并夺诸子奕胜、奕睿、奕勋、奕赓职。”王先谦《东华录》：“道光八年九月癸亥谕：奕賚已有旨降为郡王外，奕睿著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，奕勳著革去镇国将军、委散秩大臣，奕勋著革去辅国将军，奕赓著革去头品顶戴。”以此可知，奕赓其人是堂堂的庄亲王的公子，嫡派“金枝玉叶”、“龙子龙孙”。^①

三

据《清史列传》卷二《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传》及《清史稿·皇子世表》（四）“圣祖系”，可知奕赓之父所承袭的庄亲王一系的世系是：

硕塞（清太宗第五子，顺治皇帝之兄，封和硕承泽亲王）——博果铎（硕塞长子，袭和硕亲王，改号庄）——允禄（康熙皇帝第十六子，博果铎嗣子，袭庄亲王）——永璫（允禄之孙，袭庄亲王）——绵课（永璫弟永珂长子，永璫嗣子，袭庄亲王）

奕赓的父亲绵课，生于乾隆二十五年（1761），五十三年（1788）袭庄亲王爵，道光六年（1826）去世，历任三朝三十八年。期间小心谨慎，惨淡经营，几经沉浮。嘉庆六年四月，因家人骑马行驶“御道”，被皇帝看见，斥其“不能约束家人，岂可仍居要职”，因被革去“领侍卫内大臣、都统、阅兵大臣，并花翎黄马褂”。八年八月，因先期发现裕陵工程柱木朽坏，被“赏还三眼花翎”，授镶兰旗汉军都统。十年，署“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”。然十一年五月，又因属下护卫“私揽民船”而被“退出内廷，革去都统，毋庸署理领侍卫内大臣，并革去黄褂翎枝”。从嘉庆十二年到十九年的七年间，是绵课最受重用的时期。二十年十月，他以

护送乾隆皇帝《实录》到盛京“礼成”，而被赏还三眼花翎。十五年正月，太监李来喜告绵课违法，嘉庆亲笔批示：“近日诸王咸知谨守法度……庄亲王绵课人亦谨。”李来喜因被判诬告处死。同年六月，绵课授“宗人府宗令”。十八年九月林清天理教起义，义军攻入皇宫，绵课持械射伤“贼匪”一名，于是不仅“从前所罚王俸未完者全行宽免”，且即授“御前大臣、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”。同年十一月，其子奕劻提前被封为“辅国公”并赏戴“花翎”。但自十九年起，绵课与嘉庆的“蜜月期”终告结束，又开始了战战兢兢，伴君如伴虎的生活。嘉庆二十年九月，绵课随嘉庆巡幸木兰，遇大雨，绵课奏河桥塌于水，嘉庆亲往探路，斥其妄奏不实，“著革去御前大臣、并领侍卫内大臣、管园大臣、总理行营，毋庸在里边行走”。道光二年三月，因裕陵“木朽漆裂”，绵课被拔去花翎，降为郡王。四年三月才赏还亲王及花翎。六年四月，绵课薨逝。七月，其子奕劻袭庄亲王爵。十二月，其子奕劻封二等辅国将军，奕勋封镇国将军。八年九月，因孝穆皇后陵积水，绵课的几个儿子，除奕劻降为郡王外，其余均被革爵革职。^②

据《清史稿·皇子世表》（四），绵课几个儿子的情况是：

第四子奕劻，嘉庆十八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，道光六年缘事革退。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，十二年革退。

第七子奕劻，道光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，八年缘事革退。十一年封奉国将军，十九年休致。

第九子奕勋，道光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，八年缘事革退，十九年袭奉恩将军，同治四年卒。

第十三子奕劻，道光六年袭庄亲王，八年降郡王，十一年复封亲王，十八年缘事革退。

这里，独不及子弟书作者奕劻。

四

奕赓应是庄亲王绵课长子。

其《东华录缀言》卷五曰：“余幼弟奕賚袭爵。”^⑮此言“幼弟”者，以别于其他诸弟也，透露出长兄语气。又《寄楮备谈》曰：“道光间，余十妹许尚蕴端多尔济之子，未婚守节，封诚节郡主。十二妹许尚永库尔重之子，未婚守节，封贞悯郡主。二妹之事，备载余《自述编年》。”^⑯再次透露出长兄语气。再，近人观成在《东华录缀言跋》中，称奕赓为庄襄亲王“世子”。^⑰按，所谓“世子”，本指帝王的嫡长子。清初设亲王之嫡长子为“世子”，位在郡王之上，以备继承亲王之位。但自康熙宣布“国不立储之旨”，世子的爵位就没有封过（参本文第六节）。所以“世子”指的就是长子。田洪都推测说：“奕赓或绵课长子，不然，观成不应以世子称之。”^⑱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奕赓大致的生卒年。

《管见所及》有：“今上道光纪元之初，先君子六十生辰”^⑲语，由道光元年（1831）上推六十年，可知其父绵课生于乾隆二十五年（1761）。

又，《清实录·宣宗实录》卷一八一道光十年十二月：“宗人府奏：惠郡王绵愉、庄郡王奕賚，来年均届十八岁一折……”，^⑳从道光十年（1831）上推十七年，可知奕赓的“幼弟”奕賚生于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。

按照清宗室封爵的规定，请封子弟应在“及岁”（即二十岁）后，经宗人府考试，报上请封。但袭爵子弟不在此限。故奕賚袭庄亲王爵时才十三岁。

嘉庆十八年十一月，皇帝临南郊斋宫祀词，因见坛圯内外“整齐严肃，屏息无哗”，龙颜大悦，下“圣谕”曰：

庄亲王绵课，于一切章程汇总斟酌，除给予纪录外，伊子奕胜，尚未考试应封，著即封为辅国公，仍赏戴花翎。^⑩

细玩其义，绵课四子奕胜此时应尚未“及岁”，但也不会相差太远。假定奕胜此时十七岁，即嘉庆二年（1797）出生，再假定奕赓比他大五岁的话，应是在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出生。

前引《寄楮备谈》中奕赓十妹未婚守节事发生在道光八年，王先谦《东华续录》道光八年：“夏四月乙亥，封未婚守志庄襄亲王绵课女为诚节和硕格格。”^⑪“未婚守节”，年龄或在十六岁左右。

绵课的七子奕睿、九子奕颢，在道光六年绵课薨逝后均被封爵，其时均应已“及岁”。

据此，笔者推测：道光六年（1826）绵课去世时六十五岁，其长子奕赓三十五岁（？），四子奕胜二十九岁（？），七子奕睿二十五岁（？），九子奕颢二十岁（？），十女十四岁（？），十二女十三岁（？），幼子奕賚十三岁。

如此推测，想虽不中不远矣。

关于奕赓的卒年。《佳梦轩丛著》纪事最晚到道光二十六年。但是，原稿本每讳及訢字淳字，显为避咸丰、同治之讳。同时，前引《寄楮备谈》曰：“道光间，余十妹许尚蕴端多尔济之子”，只言“道光”者；也透露出道光以后的口气。又鹤侣氏子弟书《老侍卫叹》卷首“诗篇”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笑我时乖寿偏齐。”^⑫我认为，这可能就是作者自身生活的写照。

当年田洪都为刊本《佳梦轩丛著》写序时也注意到稿本避讳的事实，但他觉得道光末奕赓已五六十岁，似乎没有可能再经历咸丰、同治两朝，所以推断稿本或为后人写定。但拙见以为，到同治元年奕赓七十一岁，是完全可能的。《佳梦轩丛著》稿本应出于奕赓本人之手。

《东华录缀言》卷五：“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定：王公子弟及岁时赏给顶戴，亲王子头品。”^②可以肯定，奕赓就是在二十岁时被赏戴“头品顶戴”的。不过，这里的“头品顶戴”，既不是爵位名，也不是官职名，而只不过是清王朝为其宗室设立的一种荣誉。《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》记：“绵课……有十三子。第十三子奕賁，承袭和硕庄亲王；第四子奕賸封授不入八分辅国公；第七子奕睿，封授镇国将军；第九子奕颢封授辅国将军。其余子均无职。”^③奕赓既无爵又无职，所以才不能进入《清史稿》的《皇子世系表》。

查《清实录》道光十一年五月的“圣谕”，已革头品顶戴奕赓被封授“三等侍卫”，这与奕赓本人所说完全相符。三等侍卫，虽不是正式的官职，但却又可以戴花翎，佩宝剑，出入于禁苑，跟随在皇上左右，并且还有进一步升迁的可能。从《佳梦轩丛著》和几种有关的子弟书作品看，奕赓对这段生活是颇为留恋的。

《侍卫琐言》自序有“告休以后”^④语，似乎六年后的道光十六年，奕赓自己从三等侍卫告休，重新成为闲散宗室。

奕赓生活在子弟书最为流行的时期。他开始创作子弟书，大概是告休以后的事。他的作品处处流露出“过来人”的口气，其中以《老侍卫叹》语气犹显老迈。《逛护国寺》头回有“瞧俗了的《活捉张格尔》”、“亚赛石玉昆”^⑤等语。据《清实录》，回疆地方势力首领张格尔道光七年十二月底被擒，次年五月处死。从事实发生到编书、被“瞧俗”，恐怕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时间。又，关于著名唱书艺人石玉昆，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定为“咸丰年间”人。其实，早在三、四十年代就有人得到过道光二十三年的子弟书《评昆论》的抄本，^⑥此书专写石玉昆的唱书艺术。又，清崇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说：“道光朝有石玉昆者，说《三侠五义》最有名，此单弦之祖也。”^⑦所以石玉昆应是道光间人。而鹤侣氏创作子弟书，当在石玉昆成名之后。

总括以上，子弟书作者鹤侣氏一即庄亲王嫡长子奕赓，约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前后，卒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以后。二十岁（1811?）时被授与“头品顶戴”，三十七岁（1828?）被革去。四十岁（1831?）被授与“三等侍卫”，四十六岁（1836?）告休。此后开始写《佳梦轩丛著》，创作子弟书。

五

庄亲王绵课的去逝，对奕赓全家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。但“庄亲王”这顶“铁帽子”，被奕赓的幼弟奕劻所承袭，按说，这一家人仍处于极高的地位。作为亲王，头戴三眼花翎，身穿黄马褂，禁苑乘轿，呵殿如云，连位及极品的宰辅也要让他几分，更不用说中下层官吏乃至一般百姓了。然而，这个烜赫一时的贵族家庭竟然一败到底，堂堂的庄亲王奕劻竟成了被充军、流放的囚犯。请看事实：

道光十三年九月，奕劻奏请借俸银十万两被驳回，因为其父绵课尚有所借俸银和应罚工程银六万五千两未缴。奕劻声称借银是为绵课修坟，^②其实很可能是为了挥霍。

道光十五年～十七年，奕劻因家人聚赌、非法捆索宗室等卑劣行径，几次被圣谕责罚，至十八年九月丙午“圣谕”：“庄亲王奕劻、辅国公溥喜，身为王公，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，实属藐法无耻。奕劻著革去王爵，溥喜著革去公爵，仍各罚应得养贍钱粮二年。”“奕劻所遗王爵，奕劻亲兄弟侄不准择选……”^③

在短短的几年中，奕劻屡犯王法，且屡教不改，终被革爵，“庄亲王”这顶铁帽子落到旁人头上，全家从皇族上层跌落了下来。然而，奕劻仍不能管束自己，《清会典事例》“宗人府”（十）载道光二十年“圣谕”：“宗室奕劻、溥喜，于拟徒革爵之后，不安本分，滋事妄为，实属不法。均著交宗人府堂官监视，先行重责四十板。奕劻著发往吉林，溥喜著发往盛京，交该将军严加管束。”^④

《清实录》道光二十三年九月癸未“圣谕”：“宗室奕賁，于获罪遣戍后，不知悔过自新，辄娶民女为妻……著发往黑龙江圈禁三年，以示惩戒。期满释放后，交该将军严加管束。”^⑩

从此，堂堂“庄亲王奕賁”的名字便从《清实录》中消失了。而当年其父所欠下的经济账，自然落在奕賾等人头上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，即奕賁被发配黑龙江之后一个月，皇上下令，在六个月内追缴绵课所欠全部银两，由其“七员子孙”代赔。^⑪奕賾等人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。子弟书《老侍卫叹》“诗篇”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笑我时乖寿偏齐。酒债寻常行处有，朝回日日典春衣。当票子朝朝三五个，账主儿门前闹泼皮。老妻自是多贤慧，挎竹篮每向坟边乞祭余。”^⑫当是奕賾，即鹤侣氏的晚年生活实况。

奕賁的堕落，在八旗子弟中是一个典型。他嫖妓、赌博、吸鸦片，五毒俱全，所以当初借俸银为其父修坟云云，恐怕是撒谎。

奕賁因赴尼寺中吸鸦片而被革爵的事，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。清崇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说：

东便门外运河之滨，有灵官庙，实尼僧广真住持，时人呼为广姑子。于道光中叶，其庙中香火极盛。且地临二闸，夏季游人众多。广真又招妓设赌，诱贵族诸子弟入局。历数年之久，风声甚大，为御史所参。步军统领派弁往抄，适值广真作寿，来宾甚盛，因而俱罹于难。复究出庄亲王、喜公爷诸人，皆因之革爵。广姑子则归刑部判罪发遣。好事者编作曲词，到处唱之。今单弦排子曲与马头调中《灵官庙》，即此事也。^⑬

车王府曲本中存有子弟书《灵官庙》《续灵官庙》两种，只是未点出奕賁等人姓名。傅惜华编《北京传统曲艺总录》卷六“石派书总目”著录有《灵官庙》二本，并注：“此曲演述清末北京实事。”又分别在卷十、卷十一“马头调总目”下著录《广姑子发配》、《广姑子叹监》、《广姑子叹五更》、《灵官庙》。^⑭可见此事在当时影响之大。

奕賚也记录了这件事，《管见所及补遗》说：

数年来，宗藩中往往以屑小事故干戾私罪，以致除爵，亦气数使然也。……朝阳门外灵官庙尼广真，幼年失身，老不安分，蓄养雏姬，兼教歌唱。京城勋戚大吏，无不往来。彼收其夜合之资，另为聚敛之术，亦有中人资矣。道光十八年七月，设席庆寿。郎中松杰等数十人在庙饮酒挟妓，被御史访拿交审。广真倚仗财势，临审时毫不恐惧，曰：“不止数人，即王爷公爷亦常赴我庙顽耍。”且扬扬得意貌。承审官具奏，究出庄亲王奕賚、镇国公溥喜、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，常入庙饮酒吸鸦片烟。于是广真、松杰等发遣，奕賚、溥喜、绵顺俱革爵。奕賚所遗王爵，不准其亲兄弟侄承袭。溥喜则以其亲弟溥吉袭，绵顺则以其亲弟绵寿袭，以示大公无我之意焉。^⑧

这段记载，与皇上的“圣谕”相比，有两点不同。一是直接点出供出奕賚等人的就是广真，二是流露出对“铁帽子”落入旁人家的不满。据《清史稿·皇子世表》（五），溥喜的世系为：乾隆帝——永璜（乾隆长子）——绵德（永璜长子）——奕纯（绵德子）——载锡（奕纯长子）——溥喜。可见溥喜辈分虽低，但较奕賚、奕賚为近支宗室。何以在同一件案子中，奕賚的王爵不准亲兄弟侄继承，而溥喜、绵顺的公爵则可以由其亲弟继承呢？奕賚所谓“大公无我”，只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讽刺罢了。

六

奕賚的一生，真是大起大落，大喜大悲。

作为庄亲王的嫡长子，他本来完全有继承王爵的可能。如果这顶“铁帽子”由他来承袭而不是他的幼弟，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在《括谈》（下）中写道：

亲王嫡长子例封世子，秩视郡王为优，以备承爵也；郡王嫡长子例封长子，秩视贝勒为优。自圣祖仁皇帝有国不立

储之旨，则世子、长子亦不封矣。^⑦

王爵不能继承，六年的三等侍卫也没有得到升迁，连奕賁被革爵也不准亲兄承袭，大概到这时他才彻底从“春梦”中醒来。《佳梦轩丛著》和鹤侣氏的子弟书作品，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往时“天潢宗派”的王府奢华生活的回忆和对现实的不满。先看《佳梦轩丛著》：

今上道光纪元之初，先君子六十生辰，蒙恩赐寿，御书“屏藩绥固”匾额，“贤比东平为善乐，光分南极寿禧多”对联。寿佛如意，冠服文绮，并红绒结帽及金黄蟒袍，尤为异数。至今二十余年，先人久弃诸孤，事物变迁，今昔事异，回忆当日，恍如片时春梦。^⑧

盖余生长贵邸，性情未免高傲，视天下物渺如也。幸叨一命之荣，醒我片时春梦。充役虽只六载，世味则倍尝之矣。如黄梁梦醒，回思旧味，不觉哑然自笑。^⑨

文学作品当然更利于发牢骚，子弟书《疯僧治病》头回，以排比句式，层层铺陈，今昔对比，把一肚皮的不平、愤慨、痛苦、失望，统统倾泄出来：

吁乎今世命弗佳，半生遭际尽堪嗟。十年回首如春梦，数载韶光两鬓鸦。也曾佩剑鸣金阙，也曾执戟戍官花。也曾峨冠拟五等，也曾束带占清华。……这如今事事无成皆画虎，平生豪气尽消歇（乏）。鬓毛衰处人应笑，髀肉生时我自嗟。说什么煮酒论文谈志量，我只有野老农夫问桑麻。说什么万言策论陈丹陛，我这里没齿甘为井底蛙。说什么高攀桂树天香远，我这里只向荒山学种瓜。说什么玉宇瑶池霓裳曲，我这里夜半山村奏暮笳。说什么浅酌低唱销金帐，我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休提那丝联枫陛银潢派，休提那勋铭盟府五侯家。这如今貂裘已蔽黄金尽，只剩有凌霜傲骨冷牙槎。我怎肯多买胭脂将牡丹画，只我这栖老寒巢一枝斜。我虽不肯自抑襟

怀生嗟叹，也未免午夜扪心恨无涯。昊苍生我诚何意？举世难将傲眼发。七尺顽躯如鸥影，如虹豪气贯云霞。万斛愁肠从何寄？千行痛泪洒褐襟。鹤侣氏一段愁肠只自写，也当是浔阳江畔商妇琵琶。^④

这里，除了有对“春梦”般的王府贵族生活的追寻，对出身“丝联枫陛”、金枝玉叶的念念不忘，有对“佩剑”“执戟”皇宫侍卫生活的留恋，对“命运不佳”“事事无成”的慨叹之外，还有两句具体的描写值得注意。一是“也曾峨冠拟五等”。“峨冠”者，清代官帽，即顶戴花翎是也。“五等”者，五品也。“拟”者，侍卫本非正式官职，故云。《侍卫琐言补》：“头等侍卫正三品，二等正四品，三等正五品，四等从五品，俱戴单眼孔雀翎。”^⑤又，《寄楮备谈》：“余于道光八年革去头品顶戴，至道光十一年授三等侍卫，余即戴用三等侍卫五品水晶顶。”^⑥二是“只是荒山学种瓜”。《侍卫琐言》自序有：“今春种菜之暇”句，可见“学种瓜”亦非泛泛之谈。总之，奕赓其人的经历和他的《佳梦轩丛著》，正可作这一作品的最好注脚。

虽然人们早就知道，子弟书“创始于八旗子弟”，唱书者多是“大员子弟公勋后”，但却不明白：为什么堂堂的皇亲国戚、“龙子龙孙”，会玩起这种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东西来？知道“鹤侣氏”就是奕赓，就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八旗子弟与子弟书的关系。简言之，一个行将灭亡的贵族阶级，它的腐败，一定会从其子弟身上得到表现。政治上的失意，家族的败落，迫使某些人借文学以渲泄，于是他们用这种形式写下了他们自身的惨痛的历史。除上述所列鹤侣氏的作品外，《老斗叹》末句说：“这就是我过来人行乐图儿画得有神。”作品中的主人公，从十八时开始挥霍，抽鸦片烟、嫖妓女，十几年来，从一个大富豪沦落为乞丐，共欠别人十万两银子。这种情况，与鹤侣氏的弟弟奕賚非常相似。《风流公子》、《捐纳大爷》、《禄寿堂》、《饭会》、《穷鬼自叹》、《假老斗

叹》等都属于这类作品。

知道了“鹤侣氏”的真实姓名及其大致生卒年，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子弟书其他作家作品的情况。例如《杂锦书目》中所举子弟书作品，基本可推测都是咸丰末年以前创作的。再如韩小窗，有一篇文章说他“生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前后，卒于光绪二十二年左右”，并说有人“在光绪十八、九年曾见过韩小窗”。^③而鹤侣氏的《逛护国寺》中提到：“论编书的开山大法师，还数小窗得三昧。”可知韩小窗至迟在道光末年已经成名，其活跃的时代大概和石玉昆同时。

注：

①傅惜华《子弟书总说》，见《子弟书总目》，1954年上海联合文艺出版社6—7页。

②以上资料来源，1—13据刘烈茂、郭精锐主编的《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本文子弟书的引文均引自这一版本；14—18据傅惜华《子弟书总目》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。此外，傅惜华《子弟书总目》还著录《借靴》一种，并录其卷首诗篇曰：“且将旧曲翻新调……鹤侣氏祇因无计遣睡魔。”与车王府本《赶靴》似有不同，是否另一作品，待考。

③关于韩小窗的作品，可参阅关德栋《现存罗松窗、韩小窗子弟书目》，载《曲艺论集》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④李家瑞《北平俗曲略》，民国二十二年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8页。

⑤参田洪都《佳梦轩丛著刊本序言》，见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影印本《清史资料汇编补编》（上册）1—6页。以下《佳梦轩丛著》引文均引自这一版本。

⑥《佳梦轩丛著》9、31、39页。

⑦⑧⑨⑩⑬⑭⑰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《佳梦轩丛著》409、548、421、437、42、540—541、460—461、59、409、491—492、628、460—461、431、548、446页。

⑪参田洪都《佳梦轩丛著刊本序言》，同⑤1—2页。

⑫此段概括绵课的生平，主要依据《清实录》中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的记载，以及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史稿》中的《硕塞传》，限于篇幅，出处不一注出。关于绵课的生年，详参本文第四节的考证。

⑬原文未见，参田洪都《佳梦轩丛著刊本序言》，同⑤2页。

⑭同⑤3页。

⑮《清实录》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5册845页，本文所引《清实录》均据这一版本。

⑯《仁宗实录》卷274，同⑮第31册816页。

⑰光绪石印本4页B。

⑱⑲⑳㉑㉒《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》280、328、219—220页。

㉓转引自吴玉清等《清朝八大亲王》，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352—353页。

㉔参赵景深《关于石玉昆》，此文写于1940年，载《中国小说丛考》齐鲁书社1980年版479—480页。

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9页。又，贵庆有题为“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，有盛名近二十年，而性孤僻，游市肆间，王公招之不至”的七言律诗。贵庆，嘉庆四年（1799）进士，以此年二十岁计，即使此诗写于其七十岁（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）时，其言石玉昆成名“近二十年”，可见至迟在道光十五年前后，石氏已经成名。

㉖《清实录·宣宗实录》卷243，同⑮第36册638页。

㉗同上第37册849—900页。

㉘《清会典事例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册151页。

㉙㉚同⑮第38册1115、1135页。

㉛同㉔19、20页。

㉜分别参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版332、604、605、633页。

㉝胡光平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记》，《文学遗产增刊》十二辑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山大学中文系